



椰子集

著 翁 佩 素

这是在东观之音寺以之修行的时候

在白天想的时候，被检的一直到五月

拾日，我还没有看，它的内否

113 1分有2大角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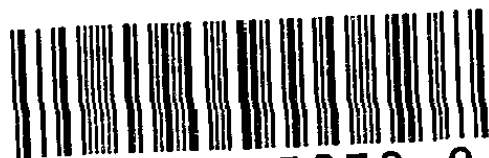
陈新武

徐安兄

陈子海

集子椰

珩 佩 秦



3 0610 5932 9

"O Rome ! my country ! city of the soul !
The orphans of the heart must turn to
thee,
Lone mother of dead empires ! and control
In their shut breasts their pitty misery."

—*Byron*: "Childe Harold's pilgninage."

* * *

"Love, I thought, is verily stronger
than death and the terror of death. By
love, only by love, is life sustained and
moved."

—*Ivan Turgenev*: "Poems in Pr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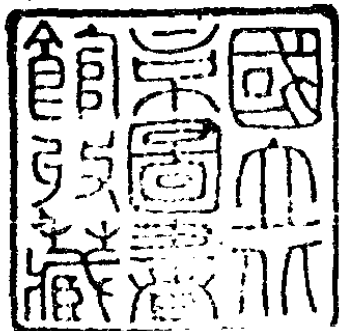
序一

郭紹虞

佩珩是嶽崎歷落的人，故能寫成嶽崎歷落的文。

據老於世故的人，似乎說做人要做得平凡：——圭角悉去，各方面都敷衍到恰好的程度；可是，這麼一來，連說話都不敢說了。所說的，模稜兩可的話；所說的，不着邊際的話；乃至所說的，迎合人意旨的話。看不出所受時代的刺激，同時也看不出其個性之堅毅。隨風轉舵，是無靈魂；噤若寒蟬，是無氣魄。做人做到鄉愿，已是不可；何況做文！黃山谷詩云：『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爲牛後人』。所以惟有嶽崎歷落的人，纔能寫成嶽崎歷落的文。

但是在文章中所表現的嶽崎歷落之作風，又有兩種似乎相反而正是相合的不同的趨向。其一，一任其才氣之奔放，如潮，如海，如野馬之奔馳，「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使人誦之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千載之下，猶覺虎虎有生氣；這是韓與蘇之所特長。其又一，鍊其才氣，蓄其光芒，而鈎深入神，冥思苦索以出之，憂憂獨造，迥不猶人，所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募』者，庶幾近之；這又是孟東野與黃山谷之所長。從他不同的一點來看，所以蘇東坡元遺山都不喜東野詩，而王滹南也不喜山谷詩：——他們對於韓孟蘇黃都不免欲強分其優劣。從他相同的一點來看，要之都是才氣的表現，無論流暢出之，或艱深出之，都是不平凡的表現，即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所以嶠崎歷落的文，惟有嶠崎歷落的人纔表現得出。

而佩珩之文有時才氣奔放，滔滔不絕，似乎在他記憶中，在他想像中所感受到的種種複雜的人生意味，都能傾筐而出，絡繹奔赴於其腕下，於其筆底。有時劇目鉅心，搜剔萬象，又頗能匠心獨運，創造一些艱澀的句法與結構。歐陽修詩云：『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

發生一爲宮，擊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乃不謂於佩珩文中却得此二部曲的合奏。

此二部曲的合奏，大非易事。因此，佩珩文也不是絕無可議之處。長江大河泥沙俱下，自然不能沒有一些小疵病；而過求艱深的結果，也不免使其文章蒙上一些灰色的色彩。但是，由大體言，絕對是才氣的流露，不能不說是嶽崎歷落的文。

佩珩治經濟，有現代的知識；又攻歷史，熟於民族興亡的掌故。是時代青年，是血性男兒，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而同時又以愛好文藝之故，不欲爲口號文學，破壞藝術之統一，所以有時又寧願寫得艱深一些，灰色一些。

我們讀此嶽崎歷落的文，又不可不知此嶽崎歷落的人。

三十，三，廿二，郭紹虞。

序二

凌叔華

去年秋天，由一個朋友介紹，我第一次遇到佩珩。我記得我頭一句同他說的話：『我總覺得我新近看到的文章都顯得不大吉利，好像家裏死了人一樣喪氣。』

他知道我是指的誰的作品，苦笑一下，問我看的那一篇。我說例如「哀思樹」之類，他又苦笑一下。

以後我與佩珩曾深談過幾次；每當談話時，我就覺出他仍舊保持山東人可愛的直率坦白的性氣，同時却也驚訝他的文章深深塗上晦澀與黯淡的色澤。讀椰子集中最美的描寫，往往令人聯想到杜甫使人悽惻的詩句。

在椰子集中，我記得讀到秋谷笛韻中亡靈一段，我忍不住流淚了。那一段：『唉，那是一個夢呵，光陰帶來了悲哀，換來了那一堆堆用紙紮成的金山銀山，天氣像火山噴着熱焰，但孝子却要打扮得齊整跪在靈傍，穿着麻衣

接待往來的客人。』這描寫是一面多麼淒慘的鏡子！鏡子背後有多少人吞聲嗚咽着，憤恨咒詛着這不可抵抗的命運！唉，這年月有多少人扮過這可憐可哀的孝子呢，青年人？

擦乾淚眼之後，我忽然想起哥德的四行名詩來，意思是誰要是不曾和眼淚吞咽過他的飯食，誰要是不曾在半夜裏起坐無端的啜泣，他便不會知道過上帝無上的權威。佩珩想也念過這幾行詩吧？你知道這一本薄薄的集子，該是你生活中最重要最寶貴的痕跡呢？這是你認識上帝無上權威的一些記錄呵。

末了我要借書中東善伯伯的話來安慰佩珩：『真理是不會死去的，夢終有相逢的一日。』

在世上我們有時不免看見自然會與生命和解下去，但是真理是不會與任何東西和解的。真理是沒有時間性的，它是不會死的，不是嗎？

三十年三月

凌叔華

84-8
102.8
2

目 錄

郭序	
凌序	
秋谷笛韻	一
仙人塚	一九
秋燈錄	二七
水的故事	三四
憂鬱之歌	四八
陵及其他	五一
寒邊屐痕	五九
父親	六六

蠟子嶺下.....	七三
畫家.....	八三
翁仲之歌.....	九〇
擊柝老人.....	九八
後記.....	

秋谷笛韻

寺 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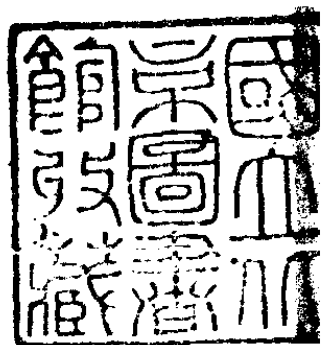
像一匹僂於綠洲的駱駝，我披着巉巖下的紅葉，踏進一座深山的古剎。

白雲從山峯里跳了出來，變化着許多鮮明的顏色。蒼翠的峯，像一位羞澀的姑娘躲到雲後去了。

無邊的荒沙夾雜着孤單的溪流。白堊色的石塊，在清淺的流浪中，唱着回來又唱着回去。

當我踏過那青蘚鋪勻的石階時，步子停留在暮靄裏。我一方用手生疏地敲着兩個紫銅色的門環。

「這裏是不是臥佛……？」



「先生……我……我……」

「慧能方丈還住在這裏麼？」

「先……生……他已離開這裏三年了！」

「三年了？」

「是的。」

這回答却使我十分惆悵，我那沉靜與平和的心被一種悵失之情攪亂了。彷彿一位漁翁站在荒遠的湖邊渺茫地望着自己歸去的路程。

一列整飭的廟牆而今却已坍塌了。是許多幽靈的哀嘆呢，抑是學古人的窮途痛哭？

「既是到這裏來看佛的，那麼就跟我走罷！」

「是的，僧人。」

這時我感覺分外淒涼，好像過去從來沒有這樣沮喪過，但我依然跟了那

身穿黑色袈裟的麻臉和尚，向着院內行走。

佛殿里的燭明亮了，閃爍着一種使人黯然魂銷的光芒。這位年青的方丈，雖然記不起來了，但我却還認清他那面目：瘦削的圓臉，深陷的眼睛，額下鋪平許多豆般大的麻子，耳瘤永遠向着左上的方向長着。

慧能方丈三年前的那清朗的音調又重複在我耳邊響了；「你……你這下流的出家人……僅有把錢看作銅盆大……」

在我的影子悄然移在那黃金色的臥佛上時，那張麻臉在我面前出現了，他笑嘻嘻地對我說：

「先生，要點開門錢。」

「好的」。我點一下頭說。

在我把錢遞到他那兩隻枯癯色的手中時，佛堂里木魚和引磬的聲音一齊響了起來。但一會兒又沉寂下去。

那張笑臉，不多時又在我的前面出現了：

「先生，留點香火錢。」

當我從皮包中拿出一張紙票時，看他的神氣真是高興極了。驕傲得像一隻戰勝的雄鷄。

繞過焚爐便有許多張檀木佛案。朱紅的顏色，使人有一種肅然的感覺。

幾隻塵封的鞋，刻着幾行古老年代的蟲跡。當我走近前來親切地觀察這帝王的年號時，那麻臉的出家人却又臨近我的身前了。笨重的口講着過去的史實，可惜真有趣材料到他口裏，也變成些讓人不耐煩的廢物了。

在走出佛寺的夾蔭道上。輕數着飄零的紅葉，一顆淒涼的心隨着遠處的燈光沉墜了。

走下山峯時，一種奇怪的思想驀地走上心田：「佛是喜歡要錢的嗎？不然，這位佛弟子怎麼這樣喜歡錢呢？但，佛說過錢是大黑蛇，這又是甚麼意

思？……」

亡 靈

人生，正像一座神秘的寶塔。沒有一處不使你感到希奇，別緻。

朋友們對我提及鄴都城的故事，荒烟迷草的地方，我也曾夢想這樣一個世界。不像蘇堤白堤的旖旎，也要像烟霞寺的彩瓦鮮艷得動人。我幻想在那裏可以考察社會人物的裝束，風俗，和習慣。這樣在剎那間可以給我一個瞭解這滑稽人生的機會。

一天，我收到一份朋友寄來的訃告。雖然我是寄居在這松蘿竹柏的地方，過着葛天氏時代的生活；但我屢與故人期，說我已經疲倦了這美麗的湖山，隱居的生活，漸漸把我的性情訓練得平凡下去。要朋友到這楓葉深濃的地方來共同玩玩。誰想這張印了幾行黑字的訃文，反把我送到朋友家去。

朋友家的院子是極精緻的，有假山，有荷池，有密排柳樹作天幕，陰濃的樹葉裏斷續地響着蟬聲。

在那我常住過的南房裏，躺着一個可愛可敬的靈魂。那張面孔是在二年前我已經熟稔過了。

在花香與綠陰織成的庭院裏，我曾來到這裏低微地伴着鳥聲作着共鳴的歌唱。

在月光掃着雲天的涼夜，我曾來過這裏，冷靜地數着天畔閃耀着的星子。

唉，光陰在愛撫的手裏滑走了，換來一堆堆用紙紮成的金山銀山。天氣像火山噴着熱焰，但孝子却要打扮得齊整的跪在靈旁。穿了麻衣接待着來往的客人。

唉，那是上帝故意的安排嗎，命運從此帶來了痛苦的種子。那平板板地

放在過廊上的紙紮的樓庫，也發出它那時代的威力，命令我那朋友把黃白色的元寶，一個個送到它肚子里去。

唉，那是人類的殘忍行為呵，這些虛假欺騙面孔下的犧牲者！一會兒客人在酒席前坐滿了。朋友，却像囚犯似的被一位莽夫引導着，踱到我們面前來了。那帶了氈帽的差夫！長着滿臉的青筋，使我看了會想起神怪傳里許多頂凶惡的人物來。他口裏還念念有辭。終不知說了些什麼？可是我的朋友却老實地在陳設豐富的筵前跪倒了。

唉，那是一個被時光遺棄的夢呵，你靜靜地溜走了的人呵！怎能想到還留在人間的兩個愛子尙生着疾病呢！他們的樣子已經像一個行屍，但依然還要耐着天氣的炎熱，拖着沉重的慢步跪在靈前一任那些執事的蹂躪！

當時我的心上起了一種輕微的顫慄，和一種悲切的心情。淚滴在橄欖色的花園上。我高望着青天一種自己也難參透的情懷。倏忽在我面前升了起來

。但轉瞬又都沉寂下去了。

你靜靜地睡着的人呵，你那和藹的面孔，而今帶來了殘酷的秋天！我如今怎樣設法來分擔你那愛兒心田上的沉重呢！

幾時能溝通人世間與冥府的境界呢！假設能到達那裏的話，我會把這段人間的消息帶給她。還不知她要如何把這幕悲劇來譜成一支樂調的序曲！

神 父

在我病愈的第十天，我發現離我草堂不遠的地方，有一所屋上豎着十字架的房舍。

那地方好像一個閱兵臺的遺跡，矗立着的大廈，多半是用那從地下發掘出來的石柱支起來的。

我常聽人說：「那裏住着一位神父。」

在柳梢上撒下幾縷陽光的時候，我走出我的家門，寂靜地沿着小溪散步下去。當快要到達這悲歌的清流盡頭的時候，我便有意無意地按着這房舍的門鈴，這動作却落在那位大廈主人的心上。

「孩子，你……貴……姓……」

「先生，我姓……我從山上來……」

「你是真從山上來麼？」

「是的，……」

「山上來，你還認得我麼？」

「不……不……我是……一時……不敢說……。」

但他那年老而慈悲的聲音，却在喚回我那死去的記憶了。我的心音幾乎唱出：「你不是曾經在他面前受過洗禮領過聖體的麼？」然而我說：

「我不敢認識你了。」

「你的聖名是約翰呢？」

「呵，你是T城的神父麼？」

「孩子，是的。」

「在天主面前願你降福我。」

我跪在他的面前，靜靜地看他劃着十字。

在說完「亞們」之後，他似乎神經上很受刺激似的，乾涸的眼裏湧出兩滴熱淚來了。

這却使我這稚弱的心靈，重溫起過去那黃金色的歲月。

是的，我還記得那古城裏的事情，那地方是史書上所謂禹貢九州之一的；有遠山；有斜陽；藏着數不清的古蹟；響着窮年累月遊人們得得的馬蹄……

我便在西風淒厲地叫嘯着的季節，伴着我那脫盡牙齒的母親在這古城南門內的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居留下來。學校是設立在教室裏面，房舍建築得很精緻。那是足以引起社會人士們暗羨的校舍，我便終日在早晚課的經聲里打發走了我那黃金色的日子。

「那時，這位神父撇棄了他那年過花甲的父親，從有着美麗河山的歐西，飄到這遙遠的東方來。辛苦的在這文化古國裏，作着服務人羣的事業。他的私生活是極有幽趣的。他很純潔，終日穿着苦衣，和聖服，在寂寞的庭院裏踱來踱去。

他的伴侶不是金黃色的雪茄和濃綠的美酒，而是祈禱和唱聖歌一類的功課。他那種節制刻苦的行爲，使你會想起法朗斯在黛絲裏所描寫的主人翁巴孚鈕絲的事節來：

「巴孚鈕絲終身只過着教訓子弟和實行禁慾底清潔生活。時時地， equal

着聖書凝思，要在那里尋些諷喻。因此，雖然還年輕，他已很富有功德。……夜裏，在月光中，常有七隻小豹在他屋前坐着，也不動，也不響，只豎起了耳朵。別人都相信這是七個惡魔，爲了他的聖德阻住在他門檻邊。」

後來，我這個流浪的孩子，終於在復活節的前日，虔誠地在他面前受洗了。

想着：如今基督已有超度我的意念，在白鴿一樣純潔的靈魂裏，我將怎樣使我的前途有着燦爛的曲調呢？

想着：如今聖靈已洗滌了我的肉體，掃除我的罪惡，我將怎樣爲着天主的光榮，拿我的熱誠來愛這廣大的人羣呢？

但，我這旅人的心，而今這個夢却像燈花一樣，荒涼地墜落了！

而今，風掃着桐葉，我向他談着絢爛的往事。我說起那古老的城堞。角

樓下的荷池，開遍血紅的花。你怎樣會捨了那有着冷泉紅樹的古城飄搖到這杳無人跡的山地來呢？說起教堂那座巍峨的建築，我便想起聖母的恩寵。

「聖母的恩寵？」

他低沉沉地說，彷彿喚回一個悲哀的記憶。這却使我漸漸明白，那籠罩着黃綠色琉璃瓦的建築物，現在已成爲炮火的摧毀品了。以後他受了重傷從縣城跑到鄉下去，在一所窮苦的工人家裏躲藏起來。

時光像秋水一樣消逝了。命運的搬弄，彷彿霧夜里的一盞沙燈，留給人生的牆壁上一隻憔悴的影子。於是他飄搖到這深秋的北國來。

盲 女

星星

人類的罪惡，

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

塞風剪着秋帆，我踏在一條深谷的河畔。

幾隻烏鴉成羣的從崎嶇的山道旁的密林裏落葉似地盤旋着降下去了。

夕陽照在河流中的船桅上，風吹着，帶來一股幽香，樹木無休止地悉索。紅的廟牆旁一聲笛子響了。

有誰在這青草湖邊，一條河流的入口，靜穆地傾耳細聽一位苦命女郎用嘴吹出她那沉澱了的哀怨呢？

那傷感的韻調，是會使你憶起生命中一個淒涼的段落的。唉，上帝遣排着人類，但人類又浪費了寶貴的人生！

唉，說什麼呢，你生就命苦的女郎，被剝奪了自由的女郎！

唉，河邊是這樣冷靜，你那美麗得像「田園交響樂」裏所說的女郎啊！不

知從何時起始，我便記起「以西結書」裏這樣的一段經句來了：

『我要將香柏樹梢擗去栽上。就是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於極高的山上。在以色列

高處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結果子，成爲佳美的香柏樹。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

是宿在枝子的蔭下。田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高樹矮小，矮樹高大……』

聰明的耶和華啊，我記起這樣足以欣慰人心的語句時，在我底眼前便呈現出那埋葬了我那記憶的一張生澀的面孔來了。

在一所古城的西郊，美麗的樓舍，映着遠處青山的晚霞，當時我的名字便被排列在這有着千餘人的大學名簿裏的。

一天，夜裏，星子張開它那鐵青色的眼睛。我，趁着月光，踏過堆滿黃花的湖邊，一直走向一個幽靜得怕人的綠窪的場所。

在芳香的草際，狂徹着這樣的歌聲：

『星星，

人類的罪惡，

你的眼睛！

.....』

以後的字漸漸聽不清楚，我却意想是哀不成聲了！

當我詢及湖邊的乘涼人時，從一位雪白鬍鬚的老人的灰色嘆息裏，我得知那女郎的名字。

她的家世麼：父親，一位年老而知名的牧師，在吹着彤雲的海邊，終日虔誠地過着靈修的生活。但，母親，却是一位放蕩的女人。驕傲，欺騙，虛榮，佔據了她整個的心。終日在風頭場裏過着日子。據說，她那肥胖的身體是被一羣交際界的男人儘量作踐了的。於是生出了這位無辜的女郎。

不久，母親跟了這些罪惡歸天去了。剩下她和父親過着陰黯的日子。以

後，她的父親也得了個古怪病，癱在床上要人伺候着。因為愛憤的繩子束縛着他，沒有好多日子也淒楚地離開了世界。於是剩下這位在襁褓的黃昏里，數着金星星的女郎。

從她父親死去，女郎的命運像巨石沉到海邊。終日在風與浪的格鬥中過着日子，永沒有再見到晴天的時候。笛聲的幽韻，雖然帶走了不少的悲痛，但在那擣衣的池邊，塘水裏是永不會再見到她的笑渦的。

沒有人能夠瞭解她，上帝更不能矜憐她，在她的命運上嵌上一個黑色的影子，於是她的人生便永遠見不到春天。真理，在她眼里祇是一種單調而乏味的東西。

.....

笛聲壓到耳邊來了。

我愛着那語音纏綿的笛聲，我却發現她已經是盲了目的女郎。

『女郎，你怎麼來到這裏了呢？』

『爹死後我便來到這裏了呢！』

說時，她用那兩隻掛了廉幙的鏡子望望天。臉上的表情，沉默得像一灣澄清的秋水。

『你的笛音是傷感而動人的？』

『誰說，不過吹吹好玩罷了。』

『你的家住在那裏呢？』我問。

『在山坡上的楓樹林邊。』她說。

說着，她用手指向幾乎連她自己也辨不清的，一處白雲正飄起的地方……

仙人塚

我必使他們全然滅絕，葡萄樹上必沒有葡萄，無花果樹上必沒有果子，葉子也必乾枯。我所賜給你們的，必離開他們過去，我們為何靜坐不動呢，我們當聚集進

入堅固城，在那裏靜默不言……

——耶利米書九章

三月的原上，蔓草發出一陣橄欖似的幽香。

綠堤畔，太陽從東南方紅起，染赤了遠處歸來的漁帆。柳線迷失在一條蜿蜒的蹊徑裏。遙遠的樹叢中，似泛起了一層魚肚色的薄霧。

溪水，像固執着自己的成見，流着，無休止的向遠峯流去；碧空下，輕雲，親切地吻着佛塔的殘蹟，從靜穆的荒塚旁，斷續送來一陣嗚咽的蘆笛。

東菁伯伯，正如每個故事里所說的看坡人一樣，除了在星斗遙落的夜

裏，小心防範着一些不肖的人羣以外，還喜歡對一窩孩子們，友誼地講述他那快要被年月帶走了的記憶。

「孩子們，你們靜靜地聽着」，東菁伯伯坐在一塊翡翠色的石上；啣着旱煙袋，一手摸着雪花似的鬍鬚，吐了一口痰，聲音似乎漸漸變大起來：

「孩子們，醒醒吧！聽我講一個哀思樹的故事。」

「哀思樹的故事？」

「是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時節，我和許多漁人泛舟到一個島上。那裏風光明媚，使你無從表白你的感受。海濤怒吼，紫霞遶着木瓜林；靜立的島上，幾點古塚，塚旁住了一個玉面黑髮的女郎。她爲那裏的春光所神往，指着垂柳賊銀線，望着月亮叫玉盤。」

「她穿了一身玻璃織成的衣服，翳笠，白得像喜馬拉亞山峯的積雪，兩隻明媚的眸子，散着神秘，正如百尺朱樓上明滅的燈光，或海岩旁一粒潮落

後的貝殼，使人陡然會想起荒山道院裏一位多年長跏趺拜的女尼……

「她喜歡沐着落月的微光，在塚下用鮮艷的花石，疊成珊瑚色的屋子。種植的事業佔據了她那明慧的心靈，終日駕着車，飛山越海，從香消的天涯，運來美麗的稚枝，薰風吹起她的高興，在赤熱的陽光下，散滿了青塚。後來羣樹成蔭，女郎忽然不見了。」

「一個八月中秋附近的夜晚，我和舅父泊船在四十里外的柏年寺。舅父正在漁船上和一羣伙計們打牌，我却踏着月光走出了船艙，銀星在天際燃起了祭燭，我站在甲板上，靜靜地望着銀河稀疏的地方，——孩子們，幾乎忘記向你們說明，那時我還是跟了舅父在漁船上作個助手。當時，我凝神靜聽水流的悲吟，一壁似在追尋一個希望——忽然，岸上漁燈明滅的地方，發出一陣比流星還明的光亮，光亮下映着一副美麗的面孔，她站在那裏，無聲息地，像雨後的虹，又似一朵正開着的玫瑰……」

「孩子，你笑我痴麼？從此我便夜夜喜歡泊舟在那古寺前了。我像有着沉醉的情緒，深夜裏呆望着長庚星，等待許多好夢的重現。這種期待比渴望什麼還要厲害。一個驚奇的念頭滋生起來了：那邁着輕盈的步伐，粉面堆成蓮花的女郎，何以不再用那白鴿色的噴壺澆起稚枝，而落葉般的飄到那裏去了呢？……………」

「搖着槳，一夜裏，我又在月光籠罩着的寺頭，望見那乳白色的衣衫了。這時遠處飄來一陣嫩荷似的清香，同時聽到遠寺里讚佛的聲音。不是讚佛的聲音，孩子，我聽錯了，那是女郎的歌唱：

仙人塚上長着哀思樹，

上面，結滿桃紅色的果子……………」

「那聲音，使我聽來比什麼都悽哀，我在幻想里沉沒了。光亮籠罩着原野，飄着花香，飄着串串華麗而幽涼的夢：這情景無理由地使我神往，又無

理由地使我落淚了！

「以後，又是幾年的工夫——我已記不清了！彷彿是馬櫻花盛開的時節，白楊堆裏有着鷓鴣鳴，清遠而淒切。當我踏着月色遶過了古道旁的葡萄林，將要到達石塚的時候，一副淒慘的圖畫在我面前呈現了：再也沒有那活潑的眸子，輕脆的笑聲，聖潔的衣衫，以及那嬌嫩的歌唱。成千成萬的茂林，已被伐盡了，珊瑚色的室中放着馬槽。

「孩子，你們替這故事悲哀麼？這情況驚駭得使我流淚。想不到，以後舅父竟會把這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我，他說：『孩子，真理是不會死去的，夢終有和你相逢的一天。』他並把女郎的遭遇，一齊告知了我。那是可以一塊向你們說的：

「自從女郎在塚上栽植許多棵樹後，澗上佈滿了野玫瑰的幽香，蔭密的枝柯作了短牆，綠葉結成門扉；牛羊在果園附近，時出時沒，比秋水更綠的

果枝上，長年落滿了金翼的鳳凰。

「說起來，那恐怕是一個極動人的段落。女郎在塚上終日接送一羣羣的貴客。那鑲着藍寶石의百葉窗，裏面燈光亮了的時候，和滿天銀星相接；有時一陣風來，吹得人身上怪癢癢的；陽臺上，晚間佈滿了流螢，如果來客們談得倦了，香檳酒喝個爛醉，園中摘下的果子，不獨有馥郁的味道，還可以使生命更年輕。

「人生彷彿一幕悲劇，不時扮演着許多錯落的情節。當這辛苦種植的消息被燕子帶到一個島國去時，在裝飾華麗的宮殿里，激動了一位青年王子的貪慾：他愛那芭蕉色的樹，他愛那黃金色的果子，他尤其愛那比孔雀翎還美十倍的女郎……

「於是這位王子，發下了命令：『要十天以內摧動人馬，把塚上所有的東西都給取來！』

「接着，兵馬日夜地向大陸出發；帶甲的武士，閃耀着威風，戰馬噴着滿口的白沫。兵士們，越過了大海，踏上荒涼的大陸，沿途，幻想着生命的華麗；輦車運回了美貌的女郎；青青的果子載回島國；凌霄殿前，等待着高貴爵封。

「當他們到達仙人塚的時候，一副淒慘的圖畫擺在眼前了：沒有翡翠築成的精室，沒有姣好明媚的女郎，沒有琥珀色的果子，只有冷風吹着幾列乾枯的樹……

「消息傳回島國，王子氣得咆哮如雷：『帶不回果子，休想帶回你們的頭！』

「於是一顆顆鮮紅的頭顱，從斷頭台上滾下來了。

伯伯說到這裏，似被一種感傷的情緒所籠罩。抽了一口烟，彷彿要從抹着一層濃厚的銀色的記憶之雲上，選取她那最鮮明的段落：

「以後，武士們爲了避免殺戮，不再重返故國了。青的海，岸上燈塔散着風雨。夜裏千萬隻帆船，把人頭運回葬地。孩子，你們設想這王子的命運比其他故事裏傳說的暴君還要樂觀麼？只好讓那果子像戒指一樣永遠睡在海底！女郎不見了，惟見年年岩岸的潮汐，四季漂打着帶來王子刑令的郵船……」

秋燈錄

秋

創造——這是痛苦的最大解除，生命的輕舒。但其成爲創造者，便需痛苦和許

多轉變。

——尼采蘇魯支語錄

誰在天高氣爽的日子裏偷偷地溜出古老的都門，爬上一座破敗的寺樓，
閑聽野寺裏第一聲報秋的夜晚鐘？

誰在離古寺不遠的一條躺臥而嘆息着的小河流邊，響起了陣陣敲打著斜
陽的秋砧？

朋友，這時你作何凝思！是學古人的登樓作賦，把荒蕪描成一幅圖畫，
抑或想念到莊周在古寺樓頭把夢化作蝴蝶舞？

但，這位流落在天涯的遊子，他永遠不能告訴你他那悲慘的記憶；這，

正如同你儘管聽那喃喃的老僧念出梵唄，但你却不明白他的思想寄託在何處！

破敗的坍塌了的亭階，在他身後旋轉過去了。

攀着老藤的枯枝，焦黃的柳葉片片掛在他的頭上；他不禁望着脚下累累的枯塚狂笑，有時對着溪畔的蒲葦作出深長的嘆息，似欲在那冥然地幻想中，追逐起一個逝去的人生之波浪。

歲月溜走了。繁華的場所，變成荒蕪。他想著：這個冷泉紅樹的地方，短的溪流，鋪平一片白茫茫的浪花，晝夜的歌唱着。穿着灰色服裝的人，帶了鮮明的利器，踏過板橋，穿進叢林；明亮的刺刀，映着夕陽的光輝，從紫楓林下，一行行地飄浮過去。

『但，上帝，我的主，你這神聖的賜與，已是過去的事了！』他嘆息地說。誰想這種嘆息，會引起遠處擣衣婦的共鳴。那溪邊的村婦，雖然沒有聲

息，但這幽怨，已從砧聲里爬了過來，伴着輕碎的溪吟，送進他的耳鼓。

『不該拉長了我那艱澀的回憶，來折磨自己啊！怎能肯定那南國的丈夫，不會在深秋裏，像落葉一樣，飄蕩到我的面前來呢！』

她不禁自言自語地這樣說了。

沿着溪岸，一個青年人的心音，又在響了！

『你，擣衣的少婦，你那弱不勝衣的身軀，正在想念些什麼呢？』

微風颯颯地吹動起她那草藍色的衣襟，漆黑的鬢髮也隨飄蕩起來了。

熱情，像六月的燠熱，在少婦心裏升騰起來。她幾乎不能壓制那狂奔之流了，於是向着長空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像說：『秋，你感人的力量太深了！』

這嘆息打破客人攝取紅葉的注意，他臨崖下視，一片迷眼的紫背牽牛花遮斷了遼遠的視線。當他轉過那赭色的櫟樹林時，他驀地拾起一句詩：『猶

是春閨夢裏人！』

夕陽一個斛斗翻下山坡去了。雁也掀起它那嗓子呼着歸去的調子。大道上惟蠕動着幾條疲乏的驢子，淒涼的叫聲中，響起一陣鞭子的聲音。

待他用足踢開碎石，慢慢踱下羊腸小徑時，寺樓的石階已沐浴在暮靄里了。

秋，依然沉醉在郊里說……

燈

寂寞的燈，你，幽靈般的光芒呀！

『姥姥，我的媽媽呢？』

『孩子，她到深山驅妖怪去了！』

『怎麼這些日子還不見回來呢？』

『等些時日總可回來的！』

年月的不幸，美麗的建築，會轉眼變作瓦礫場。父親離開家鄉去到砲火星飛的地方，母親被人們帶到許多不知名的所在，在那裏無歡地生長着。於是剩下這位苦命的孩子——那牌子像天使似的乖乖，便在一天夜里，羣樹作淺黛色的時候，爬進了舅舅的家門。

舅舅種着一兩畝菜園。春天，長滿嫩的菜蔬，夏天，有黃瓜茄子一類的東西。在扁豆下市的時候，舅舅的希望便寄託在這些嫩青的葉子上。他每日留意地聽着鷄聲，披着襤褸的衣服，翻坡越嶺地，去趕着四方的廟會。

孩子終日和姥姥在一塊過着清閑的日子。雨後，姥姥便帶了這個沒有父母的 child，到村頭去乘涼。

田野裏，風吹着黃金色的穀穗，放牛的小孩子在田邊上，帶着破舊的葦笠，嘴里哼着小曲。熱氣吹在人身上怪癢癢的，有時泛過一陣淡淡的幽香。

赤着腳的孩子。遊戲地，用腳踏著淤積在塘畔的紫泥。有時用柳條擊打着牛尾，嘴裏作着呀呀的歌聲。不然使用團扇撲著正在溪水上點綴的蜻蜓。

『唉，年頭真變了！』

『唉，吃喝這樣貴！』

年月的不幸，帶來老人疲憊的嘆息。她抬起頭，似在追蹤已逝的陽光和溫暖，但那夢影已像燈光一樣閃耀過去了。於是再帶來她那愁苦的嗟嘆：

『唉，再看不到那昇平年景了！』

『唉，再見不到團圓的日子了！』

高粱伏着腰，像疲於生活的樣子；有的已經脫光了身體，在田地裏東西的搖擺着。姥姥在想：當年，這里發過一次大水，造成這樣肥沃的土地；年年長着黃金色的穀穗。在女兒出嫁的時候，還是糶了二斗米，賣了半車青菜，充作嫁裝費的。然而，她想：現在平原變作荒蕪，穀田也變賣了，祇剩

下兩畝菜園，種着，日夜不息地種着……

天，漸漸昏暗了，蝙蝠在屋簷前掃蕩着蚊蟲。

空際沒有星星，祇有黑沉沉的樹影伴着一盞孤燈。

姥姥和孩子，在黑暗裏，用手推開兩扉破舊的板門，街道上射進一絲燈光。這些許光芒，帶來孩子一聲喜歡。

.....

又是一年了。黯淡窮苦的村頭，寂寞的燈光仍映在深黑的塘水面上。岸邊移動着一對人影。

『姥姥，我的媽媽呢？』

『孩子，她到深山驅妖怪去了！』

『怎麼這些日子還不見回來呢？』

『等些時日總可回來的！』

水的故事

月光籠罩着大野。村頭的場屋旁，楊柳在西風裏嘆息。

玉清伯伯，閉着眼睛，像海邊的一位盲詩人，用幻想的情緒，回味着甜蜜的過去。一會兒，把煙袋裏的灰向院石上敲掉，彷彿一口痰在他口裏還沒有吐出的樣子，啞着喉嚨說道：

「這事說起來快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那時候我還年青着呢，家境好，父親也健在着。是一年七月的末梢，我伴了村內兩條小夥子到膠州去販魚。推着二把手的車，太陽剛冒紅的時候，三個人開始從村裏出發。

「孩子們！你們猜那時我們感到生活枯燥麼？不！年頭好，各人又身強力壯。我們一路不停步的向着膠州的大道走去。沿路經過無數大大小小的村落：青的柳，紫蝶色的藤蘿，還有許多其他好看的不知名的花草。年青的

生活，是富有熱力的，看着天上飛着陌生的鳥雀，以及映在天邊的美麗的彩霞。我們一壁走一壁唱着。孩子們！我一句話都不撒謊！那時我們火氣很盛，似乎什麼都不在心裏！

「販魚，按照平日的習慣，一向都是走象州集的。但這條舊路，後來因為不很好走，因此這幾年走這條路的人也漸見少了。我們那兩位同伴都是極有經驗的人，他們一生經歷了不少的危險事情。依着他們兩人的意思，還是走象州集好，但我却貪便宜（走響水崖省四十里旱路！）硬主張走響水崖。」

「幾天的行程過得很舒服。終日迎着落月，穿着胡桃林，聽山澗裏的溪流碎語。一天我們正走着，忽然天的東南角上飛起三四片烏雲。接着便是幾個雨點，不想不久便會淋淋的下起來，越走下得越大。孩子們！到這時候，我們方感到有些麻煩！」

玉清伯伯說到這裏，突然沉默起來。輕輕地吐了一口痰，接着便回過

臉，遠望星光下的山以及山脚下層層綠柏的陰影。他傾耳靜聽那溪澗裏的水聲，似在竭力從那清脆的聲音裏，來尋找那與他這故事有關的內容似的。

「雨落得一陣比一陣急了。記得當時我們是經過一番大的辯論的。三人中，一人主張到前村裏找一家店住，其餘一位便主張無論雨下得多大總依舊趕路。我便說，前村裏有我一個親戚，再者我們肚子餓了，還是到親戚家少吃點東西，待雨下得小些時，再繼續前進也不算耽擱工夫。」

「談到的那位親戚，是我的一位姨母。因為家境不算太好，所以兒子到關東去了。老人因為想念兒子，所以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寄了去。但始終沒有回信。結果把眼睛都哭瞎了。幸虧還有一位女兒終日伴着她在一塊過活。」

「晚間我們便在姨母的家裏住下了。因為喝多了一點酒，加上姨母又有點咳嗽的老毛病，所以始終未睡安寧。雨照常下着，無邊黑暗的夜，電光閃

過不久，便是一個天崩地裂的霹靂；接着又是一陣傾盆的雨。大的雨點打在屋上彷彿快要將房瓦打碎的樣子，孩子們！說也希罕。好像神靈加佑，不知怎的，正睡着，一位同伴，忽然點起燈來。當他披上衣服，好奇的向外望去的時節，他的臉色立刻變紫了。他狼嗥似地喊着：

『夥計們，起來吧！水來了，快起來！』

「在夜裏，孩子們！這種聲音，我真不能形容怎樣驚人！於是我急忙喚醒了姨母以及其餘一位同伴，等他們穿齊了衣服，屋子裏的水，已經有一二尺深了。這時我們都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是好，同時聽見遠處有一種似乎是松濤又似乎是千萬人伐木的聲音從東方傳來。我們最先還疑惑是我們親戚的院落窪下，全村的水都匯聚到這裏來；日後，方知那是，河水打破了岸隄越過垣牆，從院內灌了進來。

「孩子們，我們這時簡直沒有一點主意。外面的水聲是像發了瘋似地咆

哮着。屋內的水，還是一寸一寸的繼續升長。靜聽遠處又是一陣陣連續不斷的騷亂：驢鳴，犬吠，有男人野狼的呼喊，有女人的哭聲雜着孩子的叫號：

……這許多糟雜的聲音一齊合攏起從遠處送來。這時其餘一位朋友說：

『我們不能在這裏白白的等死，朋友們，我們出去！』

「於是我們打開了門，走到院子裏去，院中的水又比屋內深得多了，黑漆漆的夜，像一隻大噴壺把水流從高處灌注下來。我們便在渾濁的狂流中拖曳着，滾轉着，忽然一陣狂浪打過來，我的面前一陣黑，我們那挽着的手，似乎已經失了知覺。這時惟聽見遠處黑暗的虛空裏仍在響着緊急的雷。

「在這時候，我們惟有緊緊的相互牽拉着，荳麻和黍楷撲打着我們的臉，這時已顧不得叫號，只有狠命和狂濤掙扎，越過了幾處被水沖坍的圍牆後，便是幾處酸棗林。我們用腳踢着漂蕩在水中的許多蘆草和泥沙，向前慢慢漂行，當時惟一的希望，便是遠處的一座矗立的高樓……」

「繼續地向前漂蕩着，水已沒過了胸膛。使我們已經漸漸感到一種極不快慰的窒息，同時身上還不住地打着寒噤。在這樣充滿了驚恐的夜幕裏，我們忽然發現那遼遠的樓上，已經升起了燈光。同時遠處並聽見一陣急烈地喊叫聲音：

『朋友們！小伙子！來啊！來啊！這裏來！這方面高！』

「在這樣極度的混亂中，這聲音給與我們一種無上的安慰。於是大家死命的向着那呼聲傳來的地方浮去。這時我們已忘記悲哀，忘記寒冷，忘記身上穿的什麼；不顧一切的向着前面奔蕩而去。但，孩子們，誰知這個希望剛剛升起，一個失望又來了。當我們竭力地浮近那座高樓的時候，一個困難的境地便橫亘在我們面前了：高樓旁圍繞着一帶用磚砌的牆，牆頭滿上插着鐵絲蒺藜……」

『這裏有牆，救命的恩人！我們過不去！』我的夥伴眼球激得快要突出

來的樣子，這樣霹靂地喊着。

「夥伴的喊聲傳去不久，我們便聽見那高樓的附近有一陣陣急烈的水的轟動，像百萬兵馬夜渡的聲音。漸漸地那黑影逼近我們面前了。看當時的景況好像上帝賜給了這隻影子一種特大的力量。他散着髮，赤着背，喘着粗氣，順着狂流直奔。手中拿了一件黑漆漆的東西，在鐵漢藜上瘋狂的亂斫，轉眼間，聽見那牆嘩喇地倒了，於是我們升上了月台，當晚便宿在那座樓上……」

「水過後的第二天，我們便去重訪這位救命的恩人。孩子們！我還忘了向你們提起，這是一位年近六十光景的人。從他那風霜交蝕的臉上，我們一望便知他在少年當是受過不少折磨的。當我們重新向他致一番謝意的時候，他捻着兩撇鬚鬚，露着滿臉的笑容很謙虛地說道：

『客人，那是那裏話？不必客氣！有工夫多在這裏住幾天吧！就是剛在

大水過後，一切恐怕待遇不周。祇要我能夠幫忙的，沒有一點不可以……」

「招待我們的地方，是五間高房。從屋內密排的許多隻酒缸看來，我們可以推想原先恐怕是一所酒店。正中擺了一張八仙桌子，旁面放着錢櫃。牆上掛滿了許多字畫，差不多盡是地方上的名人寫的，上面滿佈着灰塵。在屋的西北角，平落着一個大的穀囤，囤旁放了一些鋤鏟和本掀一類的農具。」

「接着便有人捧出茶水。大家坐在一條長板凳上慢慢地談話。當我們正吃茶的時候，一位五十上下年紀的壯年人從門外走了進來。老人便向我們介紹，說，「這是我的五弟」。我們馬上立起身來，向他致些平安的話。接着便見他用一個銀色的錫灌口從缸裏打出了一壺酒來放在桌上。急忙間，又從房內裏端出了熱騰騰的菜。隨後，自己便跑到東間的酒室裏去，坐在一個錢筒上向着我們沈默着，看來，他這份誠意，很使我們不安。但那老人反很客氣的給我們斟着酒說：

『鄉村人家，什麼都買不到，沒有預備什麼，請你們多擔待些！』

「飲着酒，我們便談起許多家常事來。」

『客人，我也是個當輩子起家的人，老人家死後，留下我們幾弟兄。可惜又都相繼去世了，祇剩了我們兩人。老五是個極勤苦持家的人，他遺留着祖先們忠厚的性格。你看許多酒缸，兩年前，我們一直幹這種活兒，我這位有着粗壯外貌的兄弟，對這種行業，少說也有三十多年的經驗。但是自從前年爲着酒稅的事情，和縣城裏的差役弄不來，又負擔過重，便從此歇業了。』

『老伯伯非常幸福，有這樣能幹的一個弟弟！』

『咳！客人，這年頭還談什麼幸福？一切的花消都貴。我有四個侄子。

老大在省會上一個美國人立的學校裏習醫。老二和老四住在家裏。老三在離省會三幾里的洪家樓念書，已經有兩三年沒有見面了。有時我在夢裏也想念他們……』

『他們不常回家吧？』

『都不常回來的！有時候也寫信回來，探問路上好走不好走。假設路上好走，也打算回家看看。但年頭不好，荒荒亂亂的，我總不很放心，路上萬一有個好歹，懊悔也來不及了！因此我總是回信說，不幾日我便到省會去看望他們……有時想到他們時，便想立刻插對翅膀，飛到濟南。去望望千佛山下，閔子墓邊我那兩位多年不見的侄兒……可是終究因為上了年紀，能說不能行，想到哪裏做不到哪裏了！』

『我聽着他的話一直地點著頭。』

『老伯伯說得很是，人上了年紀，不比年輕。』

『是的！這不能不承認。但是，客人！說也還好，我身體還非常堅強，假設不是下這場大雨，又或者要出去走走。可是現在鬧得這樣，一切又不敢說定了。看到你們這些強壯的小夥子，便想念起我那一羣侄子來……我真不

知是那一辈修行的與你們得着見面。這使我心中十二分的快活。就是一件覺得不甚滿意，便是招待的不周，希望你們原諒！」

『老伯伯待我們多好？救了我們的性命，已經使我們一生感激不盡了！』

『那是那裏話，客人？這是分所應該的。常言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那有見死不救的？』

「他說完後，又用手捻着他那兩撇黑鬚，作着快樂的笑。飯一會兒吃完了，我們便露出要走的精神。但是他們弟兄却完全沒有讓我們走的存心。弟弟已經起身去料理我們晚間的睡處去了；小兒去和他的姐姐在一塊睡，我們便占了最外面那間耳房。」

「第三天我們不得不和這位老人離別了。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我們說出要到膠州去時，老人臉上掛着濃厚的感情，淚珠幾乎從眼眶裏掉出：

『年青的人！不是爲了各奔各自的前程，就在這裏住個一月半載，也是

『應該的！』

「我們這時感動得一句話都不能說。以後他又囑咐我們出了村頭應向着什麼方向去，走那條路較比近而又不易發生危險。說話的音調是那麼溫和而真摯，幾乎感動得我們整個的心都和他的言詞相一致了。」

「離開了這位和藹而溫祥的老人，我們便走上直通膠州的大道。當我們在路上談起這位老人的時候，誰都覺得他那種虔誠的態度，值得我們感激，但事實上又不能不離開！」

「回憶他送到我們村口，用慈愛的面孔，看着我們說：

『年青的人！好好的幹吧！祝福你們一路平安！』

「說完，他與我們每個人都緊緊地握着手告了別。及待我們已走出村口很遠一段了，他仍呆呆地站在那綠柳拂蕩着的橋頭，遠遠地向我們招手……」

「在膠州很快就把事情辦好了。當我們轉回家鄉的時候，村裏的人見了

我們莫不一個個大驚失色。及後我們方明白事情的底細：村裏的人紛紛地傳說我們已在李家莊遇難了。因為這次水災極普遍，這一陣暴雨，僅沿着汶河便沖去了八百多口。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我們業已溺死的消息，更容易使人相信了。及至我們回家後，四處八方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來打探着吉凶！

「去年六月裏，我因為討魚債到響水崖去。適逢那一天是大集。晌午的時候，我在集上和幾位賬戶打着交代。忽然一陣盛傳有一個地方上馳名的窩戶，被土匪供出，業已被民團擒獲。那窩戶的屍首，要路過這裏解進城去。因為當時被好奇心所驅使，我便也夾雜在擁擠的人羣中去觀看：是一位怎樣的窩戶會這樣的驚動人？看後，當晚我在響水崖的客店裏，溫着酒，一直哭了一夜！原來那位著名窩戶就是二十年前從狂濤中一個個撈起我們的那位和藹的老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還疑惑，民團們是不是些假公濟私的東西？爲什麼苦苦要害死這位老人？……」

玉清伯伯說到這裏，眼淚已忍不住流了下來。夜伴着他那疲倦的口，溶在黃昏的暗流裏。天邊，一個流星飛了下去。

憂鬱之歌

“O Rome ! my country ! city of the soul !” —Byron

誰也不能告訴你這學生是幾時搬到這裏來的，正如同海邊的漁夫，拾得一粒多刺的貝殼，不能很科學的判定它生長的年月一樣。

在一般人是經心，偶而留意的不過是一羣年近芳齡的少女們。她們對這青年學生的美麗的髮，留下深刻的印像。跳動的眸子，付給她們一個像七月裏蔚藍色的晴和的天空底夢。

他是神經失常了麼？還是？……人們在開始對他深刻地加以注意了。

他的行動打破了人們過去對他冷淡的記憶，人們奇怪的不是他為什麼會突然變得這樣冷酷，而是他何以葬送了他那橄欖色的青春，漠視了愛情的神貴，而常常獨自跑上那座快要坍塌的茅亭，在那裏對着斜陽哀哀地啜泣？

一般人的猜想是他在考試時沒有得着好的分數。

他的厨子却笑嘻嘻地說：「少爺的病根，完全紮在鄰家少女的身上。」

一千個人的推測，在他聽來，是一樣糊塗。正像風水先生指東劃西地說得一樣無據；不然便像算命瞎子對老太婆們的一篇卜辭！

他那有心情對這兩個問題做着些許的留意呢？

分數？他小看極了，在他眼裏，那都是些無聊的教師們關起門來杜撰的東西。

說到愛情方面，他認為都是些欺人的玩藝，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愛情？配談愛情？

然而誰能告訴你他跑上那荒涼的茅亭去做什麼呢？……

那是個Sphinx的謎啊，冗長的南柯夢！

也曾有人遇見過，一個夕陽的傍晚，他獨自踏上了那座荒涼的茅亭，眼

望着北面的楓林，唱出呶呶的調子，微微地隨風擺動；但是冷靜里却可聽到他那清脆的吟聲：

「……………」

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

那是一首分明的七言律啊！是名人的成句，抑是自己的題壁詩？

他爲什麼不把前兩聯，共同念出來呢？有人在這樣問了。

或許行者沒有聽見；不是他哀痛得不能成腔了吧！

冬神在荒亭畔，摩拂着松枝，湖冰結實得像生鉄一樣。蘆葦在岸上做著最後的掙扎。一陣西風來時，枯黃的柳枝，像鞭子一樣抽打着那位少年的長髮，荒蕪的荊棘上時而起一陣不自然的騷動，像被憤火燃燒着似的。

一隻哀雁啞啞地向南飛去！

陵及其他

一 陵

晨曦染着秋衣，我重新踏上三年闊別的古陵。

陵前，那條呻吟的溪流，今日枯竭了。

紅的廟牆上不再閃耀着光輝；我的夢被幾塊骸骨攪亂了。

千萬個翁仲在哭泣着時代的荒涼。

靜靜地我站在兩扇鑲着古釘的陵門前。當我用手按上那古香色的門環時，
一個老者的面孔很快的在我面前出現了。我說：

「王老，你好？」

他投給我一個驚異的視線，這種沉悶，窒息着我兩頁心房。是憤恨還是

慚愧；是憂慮還是悲哀；是寢息了的愛還是消滅了的憎？我在漸漸想說了，

「你不是那年在陵旁給我燒茶並陪我談話的王老麼？」但是我說：

「這，請問是不是十三……？」

「十三……？但……我却……却不認識你……」

「完全不記得了麼？」

「先生，對不起，一時倒想不起了。」

「那麼，」我又說了，「你還記得三年前煮在茶里的那「斜陽照冷楓」的詩句罷？」

「……先生，你從那裏來？」

「從北平。」

「北平？」

「是。」我點着頭。

蝶般的黃葉從東邊飄到西邊。待我走進屋內，在一條板凳上坐下時，死的寂靜，逼迫着我向他發問了：

「怎樣祇有你自己住在這裏？」

「我喜歡自己住在一個地方。」

這種不經意的撒謊，把我的心弦怒張到不能再增加一分悲哀的程度，我像坐在一具似曾相識的屍屍旁邊，正聽一個冤魂一頁一頁地讀他那酸苦的生活史。

疑竇終於打開了，我向他這樣開口：

「上次給我跟驢的那個充滿快樂而滑稽的少年呢？」

「你……先生，是問的……」

「啊，是問的那個吉訶德式的人物。」

他的聲音顫抖得越發厲害了：

「他是……我的兒子……×先生……就是你說的那趕驢的小夥子……他是三年……三年前娘死去後……後，留下的我惟一的親愛的兒子……」
「向那里去了呢？」我急急地插嘴了。

「被打……打死……死了……」

他乾涸的眼里，湧出幾滴血淚來了：「先生，你看廟後槐樹上那許多彈窩；你再看陵下那數不清的彎彎曲曲的土溝，你會明白是幹什麼的。」

當他那兩隻黑黝色的手再送過那隻茶杯來時，我方發現他的額上是掛滿了許多參差不齊的皺紋，已不是三年前的王老了！

古墓在慘厲而流動的秋風裏戰抖着……

二 茅店里

秋之夜，靜的茅店。

誰能告訴人們一個仙方，足以解除野店的無眠？

捉摸不到是一種什麼力量壓迫着我，人生難道是灰色的麼？也不這樣想。但，在燈下我却像望着許多憔悴的面孔在作着垂死的呻吟。

是時代的悲哀，抑是人類的殘忍？

我，重新認起三年前來過的這座荒店：灰色的建築，短短的圍牆，秋
月，冷的庭花……

我凝望着長空，數着閃爍的羣星而惆悵。

宇宙使我淒然了。

於是我記起「罪與罰」里的那個男主角來。我雖然缺乏那樣多情而羞澀的
夢，但流浪的生涯受盡運命的撥弄，却是上帝一個最公平的賜與。

當我油然緬懷到泥塘般的過去時，一個沉重的黑影，在我面前蠕動着。
我輕輕地摩拂着這個時常鞭策着自己的摯友。

從皮箱裏我取出一個長篇集子來細細地咀嚼着。

眼前爬過一節偉大作家的序文：

『藝術應該爲理想効力，却非連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內的真實的再現——這是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們講說這道德，是託之藝術家怎樣受了肖像的危險影響，貪利趨時，終於招了悲劇的死的，而這肖像乃是一幅大寫實主義者的藝術的作品。』

但，我是不是能夠握住一個崇高的理想？

但，我是不是能夠自己拋却那些狹義式的爛污？

而，我又是不是把整個人類，整個民族的夢幻，當作自己的一件不可逃避的工作？

我在懺悔地嚴格地追問着自己。

我的靈魂跪在基督前求他降福了。

煤油燈撲拉撲拉地響了起來，打破客店的靜穆。

隔壁少婦的面孔在冥冥中出現了。

我的心音伴着她的哭泣響了：

「你在怨恨秋蟲的私語驚斷你那甜密的夢麼？」

「不。」

「或者因為沒有美麗而醉人的裝束？」

「……………」

「不然，」我的心音又響了；「便是缺乏嫩美的蟹黃一類口味的嘗試？」

「更不是。」

「那麼，少婦，到底爲了什麼？是不是在你心靈的深處環繞着一種悲悽

的隱衷？」

「先生，假設你願領會的話，我哭的是一個遊魂。它的存在，村畔山脚

下那塊饅頭般的土堆會告訴你；被巧匠磨平了的那頁青褐色的石板會告訴你；從鮮紅的血換取來的那一行行的鏤文都會告訴你……」

塞邊展痕

一・隘

是誰把秋色染徧了關頭樹？

雙輪的騾車，在夕陽的山道上，慢慢地轉動着。

牲口雖未曾露出疲倦的神氣，但那破舊的柴車，却發出吱吱的怪叫了。

讓它走到我的前面去吧！

慘淡的女牆，在坍塌的缺口處，一行新雁南歸了。

疲乏的挑夫們啊！你們不必追隨着騾蹄在崎嶇的山徑上奏出單調的音樂了。轉過那座陌生的山峯時，你們暫且休息一會罷！

當我渡過那條低唱着的溪流，走上一個黃泥板的斜坡時，望着前面沙塵

里的行人不禁起悵然之感了！

是若瑟愛德遜(Joseph Addison)在西敏士達寺里的感觸呢，還是這位西洋古代作者的哲學：「人生像一局棋；每人像一粒棋子，各有各的地位；但是當棋局完時，各式的棋子，都要混在囊中了。」

人類從如何的路來，再從如何的路去，這是造物者的本意。

慈愛的耶和華啊！你的宗教的真諦被野蠻的民族強姦了！

我的夢在雲外醒了。兩個念頭控制了我：是要效浪漫式的詩人騎鯨東去，還是踏上古城的高峯來一次痛快的悲哭？

在清新的「花石子」叫賣聲里，牧童趕着牛羊歸去了。

幾滴螢火爬上嶺脚，把我帶到血紅的猩痕的深淵里去了。

當我坐在一座鰻頭似的新墳旁時，一團黑灰迷了我的理智，一個骷髏彷彿在紅葉下淒切的短吟：

『誰又坐在羊腸的道旁聽枯草的哀鳴；

莫非是待夜月間當年的往事？

上帝賦與一切以博愛在那里。

磚苔能告訴你些什麼？

砌草能啟示你些什麼？

啊，欲問……請向斷井頽垣處，那模糊的碑石去追尋吧！』

我的足跡向着腐草里的幽靈嘆息了。

我的意念向着西風飄搖的讚答了：

『我是在向着四千年的文化遺產憑弔；不是想在這裏找尋失去的平等，

自由……

生，是永久的存在，不是一個冒險的估量。

告訴我的是零亂的暮靄。

啟示我的是淒切的寒蛩；

同胞啊，你……

所有過去的，都是光榮的幸福之路。」

二．牧羊女

伴着兩頁枯寂的心房，像一個佝僂的老者，我爬上一個黃草漠漠的荒塚。當我的足跡落在在一條碎磚砌成的石徑上時，一個像七月柿子一樣苦澀的夢，被汨汨的水聲送走了。

那是命運裏注定的巧遇麼？溪流送過一張陌生的女孩子的面影，我那正在凝思的心緒，終於被鞭聲攪亂了。

「女郎，你從那裏來？」

「從塚的後面來。」

「後面？」

「是，先生，」她說，「可是，你有沒有看見我的羊呢？」

鮮明而嘹亮的話，把我那個倔強脾氣融化了。是深山裏在聽松濤啊抑是裏府裏幽靈們的嗟嘆呢？

心，在悽異的跳嗎？每條神經的纖維在被刺激着了。「以我這樣年輕的人也被稱作先生了。」可是我答覆她了：

「女郎，我既沒有聽見咩咩的羊叫，至於鈴聲那更是一個稀罕。」

沉默夾着輕微的呼吸，好奇心在發動着我向她追問了。你住在那兒，家裏有什麼人？」

「離車站不遠的黃花鎮。」

「黃花鎮？」

「是，先生。」她用手指着東北的方向。

「姑娘，你所說的車站是不是指這青龍橋……？」

她給我一個滿意的點頭。

「你爲什麼始終不告訴我你家中有幾口人呢？」

「先生，恐怕說來沒有意思。」

「那麼就請你全盤說出來罷，我很喜歡聽。」

水在塚下流了過去，遠處夕陽下幾隻烏鴉在古城的塞堞上盤旋。當我的視線送上蜿蜒着的堡壘時，姑娘的嘴唇在蠕蠕地顫動了：

「告訴你，先生，我家中祇有一個媽媽。在爸爸死去不久，哥哥到人跡罕到的地方去當兵，每當節氣來臨時，深夜裏的油燈便會獨自陪着媽媽的眼淚在晚風裏嘆息。」

她想一想，又繼續說下去。

「感謝的是一羣雜貨舖的夥計們！他們每會替我們從集市上帶來哥哥的

家書。後來，有一次的來信，自經王大爺的手拆開，向媽媽讀過之後，媽媽的哭聲，由號啕變爲淒厲了。」

以後又從女郎的口裏吐出千萬個珍奇的字跡來了。媽媽如何告訴她好好放羊，因為她是又沒有哥哥的孩子了。媽媽如何在月亮升上柳梢的時候，憔悴的跑到爸爸的墳邊去在那裏呆呆啼哭……

我們要別離了麼？他輕輕地地說道「晚安！」

火車冒着黑烟發出怪叫的聲音從洞口里鑽出來。女郎的影子被夜色吞食了。

塚遺留在暮靄里。

父親

——龜山憶痕之一——

『愛，我想是強過死，或死之恐怖的。僅僅因為它，因為

愛，生命才結合而進步。』

——屠格涅夫——

若說人生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那往事的回憶，却再悲哀不過了。陰密的松枝，湖邊的芳草，清脆的羊鈴的聲音，……一切的一切，會使我這個年輕的孩子感到了『生的悵惘』。我靜望着浮雲，從回憶裏挑選了一張最鮮明的圖畫，在那一隻瘦長影子的顧盼裏，我知我是如何被它拖向一個迷惘的境界裏去了。

爲了地方上土匪的騷擾，使我從很小便與父親隔離了。一頭驢子在深夜

裏把母親和我馱到離故鄉百里的青州城去，遺留在故鄉的祇有父親一個人。

在青州城東，伯父租了幾畝菜園種着；從城內到種田的地方，還要越過好幾個山村，以及許多彎曲的溪流。每逢母親和我去那菜田時，必須路過一個公立的農場。我還記得在農場旁邊放着一塊平滑的石板，那是母親常好坐在上面休息的地方。有時她望着遠處的青山，發出幾聲疲憊的嘆息。誰想這呻吟在我這心靈上撒種下了悲哀的種子。

那時我入的小學是青州南門內一個教會學校，我在那裏看慣了一張張嚴肅的面孔。早課與晚課，不獨將我的膝骨跪得堅硬，那經聲也把我那心靈訓練得平凡了。我還模糊的記得，每隔一個相當的期間，父親便從故鄉來看望我們一次。領我去遊山，領我去捉魚，有時帶我到瀑水澗去看古城的落日，間或也伴我到東南角樓下的荷池畔去走走。在那短促的避居生活裏，青州古城的一塊石一根草都留下我那可歌泣的紀念。

小學畢業以後，因為家庭的日趨式微，便離開那第二故鄉到濟南去讀書。父親如果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少給我寫信，但我有意無意地可以從別處探知一些關於他的消息。無非是說他近來更勤苦了：早上五點鐘便起來打掃院子，自己爬過龜山到附近村莊去索債，晚上回來還要處理許多村務，一天到晚總是這樣。

使我永不能忘懷的，還是我去濟南讀書的第二年。霹靂一聲消息傳到學校來，那便是伯父的慘死。接踵而來的，便是壓在我那父親身上的綿延無盡的官司。以後因為經濟情況更難於維持，所以連那僅繳飯費便可以求學的機會也終於放棄了。案件從縣城移到省會去審訊，兩造的當事人是必須親身出庭的。我還記得父親四點鐘便把我喊醒了，要我和他起身到青州城去。從故鄉到青州要有一百多里路的光景，因為天氣很短，所以必須帶些月光，方可補足這冗長的行程。

居友曾說：「如果花開就是花之死亡，它仍是要開的。」我那年近花甲的父親，他並非不能估計自己的能力，但爲了愛，爲了真理，使他不能不把那血汗灑在崎嶇的青州道上。那時我替他拿了煙袋，在後面馴服地跟着。從他的邁步里，我可以暗暗地推想他是疲憊的。當時他心中的苦惱，雖已達到飽和的程度，但累年的折磨已把他訓練得處境自如了。他一壁走，一壁隨意唱起一首古人的詩句：

「幾道金牌去，班師一日中，將軍方破敵，宰相竟和戎……」

他用那蒼老的音調吟出吞在腹中的抑鬱。可是當時我怎能領略他那一番忍辱負重的心情呢！到那裏去尋找公理呢？伯父是被土豪活生生地害死，沒有錢的人，就算是上訴到九霄，結果還不是無濟于事！

×

×

×

×

×

前年從北平還家，在村間的田塍上看見他，假如不是他先向我開口，

我幾乎不能認得了。枯槁的面孔上，掛上了許多縱橫的皺紋，鬚髮像亂草一樣。高聳的鼻梁已不似從前那樣豐潤，坍塌得僅剩一條骨頭了。沒有發生變化的，僅是兩條久經風霜的眉毛，和兩隻深紅的眼睛。

在家住了不久，因有事情急待辦理，要迅速轉回故都來。於是又不得不和他告別了。

「再到北平去，更得勤苦讀書啊！」這是離別時，他站在路旁囑咐我的話。麥隴泛起一層層的波浪。左眼瞳上生一片白翳的小花狗，在父親後面間歇的跑着，有時用他那鼻尖嗅着道旁的馬尿。當我轉過一座矗立在松林旁的石碑時，父親的影子，已被樹葉遮得漸漸看不見了。

父親，可愛的父親，百屈不撓的父親。他慣以行爲來表彰自己的人格；想起來使我感激得流淚。他祈望自己的兒子，將來可以在學術方面有深的造詣，在社會上能有大的貢獻。但，我給與他的恐怕只是灰心與失望。我的名

字雖然被排在將有千餘人的大學名冊上，但我過的都是古廟式的生活。從教育的本身我會接受到些什麼，也祇有上帝曉得！他們灌輸給我的那些支離破碎知識，壓榨着我的心血，驅去我那寶貴的光陰，換來的是寂寞空洞的悲哀。現在，名利變成了目的，求學變成了工具，所謂「學問」二字便在那羣商人式的教育者們的威脅利誘之下蜚集而成的。那一張張專以分數恐嚇人心的面孔，更加深了我對於人世的憤慨。！過去雲煙，霎時間都來到目前。我像一個被麻醉的人，終日流連在西山的落日和古跡的憑弔裏，可是我這種激盪的情緒，要對誰說呢？而這些瑣屑的事件，又豈是我那關山萬里的父親所能夢想得到？

一天，下課回來，在床頭上放着一封信，裏面這樣寫着：

弟：兄已離威海衛，于十七號乘輪來津。不日返里看爾雙親。因為父親長年賜與之教訓，使吾不能再在威地住下去了。餘後及……

返里！父親現在如何了呢？我擎着一百信箋，痴痴地望着兩行蟲樣的字跡，業已長埋了的記憶，不禁重復鼓盪起我一陣愴然的情緒。

蠟子嶺下

走到太陽快落山的時候，遠遠地便望見蠟子嶺了。哥哥和我的意見不甚一致：他的主張是無論怎樣也要在夜裏趕進城去，這樣方誤不了第二次庭訊；但我則認為時候已經不早了，還是在蠟子嶺下的韓家坊落伙舖較好。

十月的天氣，風從峭壁上經過，吹在人身上，起一陣不快的感覺。道旁的樹木，有的禿了頭，有的還僅剩着幾個乾枯的葉片，在北風里，簌簌地作着最後的掙扎。凝結着馬尿的黃土道上，混亂的車轍中，平舖起一層層軋碎的柴草。大路旁，堆集着許多輛油車，宛似一列大菌傘在雨後出現。

不必說，這時我和哥哥有兩種極不同的心情。我總覺得趕夜路在這種年頭，是一件冒險的嘗試。但哥哥却因為關心訟事，且欲急速知道一些關於法

院裏的消息。故認急速趕進城去，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我們雇的那位挑夫，是一位年紀在卅左右光景的人。濃厚的頭髮，越過耳朵，披到肩上來。左腮上貼着幾顆豆般的麻子，在發笑的時候，那坑陷越發顯得大些。嘴上留着一點兒鬍鬚，長一點的好像將要跑到嘴裏去的樣子。據他自己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多半日子。是在這條路上跑腿的。他挑着那沉重的行李，有時需要換肩，但這種動作，在他運用起來，却是極自然的。當我故意逗他，說他非常能幹，於是他便很神氣的回答：『不是咱自己吹牛，百二八十斤的，到了咱肩上，算不得什麼！』於是大家說笑着，通過了面前的酸棗林，這時我和哥哥都走得疲乏了，嘴又乾渴，但那挑夫却越走越有些起勁，一面口裏不住的哼着小曲：

『沙啊沙，窪呀窪！』

我上南村去買馬，

「碰碰着丈人家……」

唱的究竟是些什麼，我們沒有十分注意；但在他覺得唱得彷彿極有趣味，這却是事實。他一面哼着一面向我談笑：『我說，客人，聽老人們說，蠟子嶺是楊二郎担來的，您信不信？』這聲音打破了哥哥和我一向保持着的沉默。一會兒，他又繼續着說下去：『聽說楊二郎本來不想把山放在這裏，後來因為孫悟空追得他太急了，他想用山來壓住齊天大聖呢？』

楊二郎担山的故事。小的時候，曾在祖母懷里聽她講過，但現在却已經記不清了。我便有意無意地向他趑訕着，同時也順口胡謔了幾句。這時我的心，漸漸隨着夜色黑暗下來。天色愈暗淡，道路愈顯得崎嶇；道路愈崎嶇，我的心房跳動得愈緊迫。胆怯好像是有繁殖性的，一會兒那許多可怕影子，都迅速會集到我的腦海裏來。

按照父親的囑咐，是不許我們通過蠟子嶺的。當然依我那樣富有經驗的

父親，這看法是不會錯的。他時常抽着旱烟，把他一生許多經驗的線條，排列給我們看。在這許多亂雜的線條中他也曾慢慢抽出那較驚人的一段：

『這次我勸你們還是斜過蠟子嶺走小路的好；因為蠟子嶺這條路，是極妖道的。一年臘月里（那時我還年輕呢！）因為進城去辦年貨曾走過這路，但，孩子們，受了罪了。……當走到蠟子嶺前那棵古槐樹下時，那匹驢怎樣也不前進了。他祇豎起一雙耳朵驚人的號跳着……』

幻想起這幅圖畫時，我的心是在猛烈地跳動。於是開始和哥哥爭吵起來，無論他怎樣在我面前加意勸說，我也是不肯放棄我的意見，我的理由很簡單：腿已腫得抬不起來；萬一也會路逢不測；再說庭訊也不是不可以請求緩期的。

哥哥的性情本來極寬量的。況且又看我年輕，更不好十分勉強，於是便接受了我的提議。到韓家坊去住宿。

揚着帶有葱味的飛塵，我們沿着嶺根走了進去。韓家坊那許多平排的茅屋，便在我們前面出現了。從村頭一位糞夫的口中，我們探聽到客店的所在。於是順着大街，向南走去，當我們在路西一家掛着公興客棧的招牌前停住腳步時，一位在門檻上含了旱烟的老頭，却順着我們的視線走近前來：

「客人，想住店麼？」

我們便向他點一下頭，表示猜對了的意思。不想他却接着說：「客人，對不起，這裏現在不能住了。還是早去趕些路吧！」

那老頭說後，依舊沉默地啣着旱烟袋抽他的烟。似乎說，話是說過了，聽不聽由你。這時恐怖的氣息，征服了我的理智。於是未等哥哥開口，我便搶着說了：

『怎麼啦，住店是給你錢的！』

『我說，年小的，你不必動氣！生意不成仁義在，我們何嘗願耽誤了買

賣？不過，都是年頭趕的！……俗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萬一有個意外，兩方面都不合適！」

他這話，是用着低微的聲音，溫暖的口調，善意的向我勸說的。於是又把我的憤火頃刻平復下來。

事情既然弄到這樣，也不好再在這裏眷戀了。店家門板的碰衝聲，以及遠處的犬吠聲，都會引起我的吃驚。甚至連樹葉的搖動都會使我聯想到許多可怕的故事。但問題又必須是立刻決定的。哥哥的意見是這樣：我們要些水喝，再買幾枝臘燭捐着，斜過這小的山坡去，不遠便是十里舖子，那是一個荒僻的鎮店，三年前曾有哥哥的一位朋友在那裏的雜貨店裏充當夥計。假設我們能去投奔的話，他一定能設法安插一下的。計議已定，便辭別了店主，冒着深夜裏的冷霧，向着一條直通村口的岔道走下去。

當時我好像在等待着一個惡運的降臨似的。方才那店家的話，越發增加

了我的恐怖。幾乎連行李的擺動，我都認作是土匪們將要來臨似的。我臉上流着一陣陣的熱汗，當我跨過了嶺腳下一塊陰森的墓田時，在未爬上嶺坡便已看見的那個信號又重覆高高地懸在半空中了。那火花燒成的信號，在銀河畔掛起恰像雨後的彩霞。這實是間接告訴我們一些賊人們的動靜，而知他們要在遠處的櫟樹林集合。這時我幾乎沒有驚恐了，我的靈魂似已虔誠地付託給了上帝。過去的一切的憂慮像縮小了身子化作一團螢火似的希冀。不消說，這時哥哥平日面上堆着的笑容現在也都消失了。他在我前面丈多遠的地方，歪着頭，無精打采地摔着一隻膀子走着。但那位挑夫，却還是他那滑稽的性情，口裏哼着不成腔的閩瑞生驚夢。

山路，看來彷彿就在目前，但走來却相當的冗長。我的脚早已走得起了泡，很想能夠找到一頭驢子來代代脚步；但在這深山曠野裏，那裏去尋找這種東西？我們從車站帶來的燈籠，也在下嶺坡時燒燬了。好在天上嵌滿了

許多隻銀星，這還勉強的可以補足我們的損失。

因為距十里舖子越走越近了。這使我的胆子又似乎立刻壯大起來。我們便在迂迴的山路上急急地走着。遠望着前面那黑沉沉的一片荒野，遠山像黑的鍋底，長空裏，北斗星照耀着的地方，又似起了一層薄霧。

在下嶺的路上，蜿蜒着密的松林，那彎曲的石壁，臥蛇似地起伏着，似乎古代的堡壘。山脚下，一條呻吟的溪流，正作着清脆的絮語，大概哥哥也是走得有些疲勞了，正在擦着洋火，點着一枝香烟抽。同時我還聽到有這樣的聲音在問答；那聲音是雜着松林內的鴉噪一塊送進我的耳鼓的。

『脚夫！離十里舖子還有多遠呢？』

『大約還有三里的光景吧！』

『三里？』

『是的，客人！』

說時指着遠處露着燈光的地方。

我總不能忘記，當我看到遠處那閃耀着的燈光時，心中是如何的喜悅。那裏彷彿寄託着我無上的安慰。不想後來這點光亮，却換來許多失望。事實是這樣：待我們走進十里舖子時，荒涼的街道上，家家緊關着門板。越是我們敲得厲害，越是門板關得緊些。最後我們在大街的中心，找到一個燈光的所在，第我們敲開門進去後，便發現在屋內的坑上坐着四五個打牌的人。及待我們向他們行了禮，說出我們的來歷，並詢問起那位朋友的住址時；他們却目對目地，含糊地，向我們支吾着。同時用着驚疑的目光，在我們身上來往的掃射。不消說，即由我們怎樣地把許多好話說了個乾淨，也不能解釋人家對我們的那種深沉的誤會。他們有的說，某某已到縣城去了；有的說，在西村里給王家抗伙；有的簡直乾脆說不知其人。關於第二個說法顯然給我們不少的安慰。因或者可以從這裏找到一點線索，那麼今夜的住

宿問題，或可得到些解決。此時，這條大道，在他們看來，真像一條毒蛇，使他們感到恐怖。不消說，我們便是那蛇牙裏流出的毒液，從大道上注射出來。這會使人家對我們這三位深夜的過客，沒法不辭脫得厲害。但事已如此，我們又不得不向他們苦苦地哀求。最後結果，同情我們的倒有，可是真正自告奮勇指示我們去西村的路的，却沒有一個人了。

×

×

×

×

×

當我們到達縣城的第二天，地方的報紙上登載了這樣一段消息：

『韓家坊通訊：本縣一區韓家坊，前晚十時許，當居民正入寐時，忽有暴匪三十餘

人，着黑色短服，持槍闖入路西之公興客棧。立將店主擊斃。搶去大洋四百餘元。

同時亦有兩店夥因傷致命云……』

畫家

——舊雨緬懷之一

當我搬到一座山城去住的第二天，一位朋友跑來看我：「你這屋子欠些裝飾？」這給我一種春蘭色的希冀。果然他不爽前約，托了另一位朋友畫張山水送來。

青的山，葱鬱的松林，夕陽中，發散着黃色的廟宇。原上，草青成翡翠鳥的翅膀。梅花盛開的村頭，飄動着一張酒家的招子。

近看，山坡的低處，臥着一座石橋。老年的樵夫，荷着柴，影子落在地上。高崗處曲松在冷風裏擺動……

好一幅美麗的圖畫！

「你知道不？」我的朋友開口了，「他是一位愛好南派作風的畫家。」

「這位畫家窮得要命呢。」我的朋友又說。

「窮得要命？」這却使我這零落異鄉的客人有些沒落之惑了。接着我却不經意的連聲說：「窮得要命？」

記不清楚是那一天了。彷彿是梨花開得正濃的時候，我像霧一樣落到這位畫家的庭院里。

暮靄里，我走向攀緣着綠籐的窗外。主人把燈扭亮，我悄步地走了進去。在燈光下，我方發現這位畫家還是一位正挑動着處女心絃的少年人。

房間裏擺設得極雅緻。一面圓的鏡子，鑲在衣櫥對面的牆壁上。屋子的正面，放了一張八仙桌子，兩面平列着兩把檀木椅。在遠的梳妝檯上，靜靜地立着一個石膏像。

我們臉望着臉，談着一些藝術上的問題，從「踏踏主義」一直到「純粹派底的美學。」他一面談，一面望着電燈發射出的綠色光芒，有時用手隨意

翻着桌上幾本洋裝畫冊。

以後由於屢次會見，在我們的友誼上，竟劃上了一條不可磨消的烙印。

×

×

×

×

後來不久，我便離開這山城到膠東去作工。在起程的前天，因為忙着告辭，所以在外整日的應酬着。晚間回來時，在我桌上發現放着這樣一張紙條：

××：你要拋棄我而到青州去了。我來訪，未晤。明日請你到我處吃晚飯，希望你千萬不要謝絕，午後七點請你到我住處來。

××留字

因為時間已經趕不及了。我便寫了一封信，向他道歉。他也倒很寬量，回信說：「既是時間來不及，也沒有什麼。」

我在那座小的縣城里，作的是一家麵粉公司的工作。一種終日的抄寫的工作，會把我的日子拉得冗長而平凡下來。每日是照例坐在櫃房里，謄清

那些紛亂的眼目。每到夜深，別的部分，都要休息了，我還要獨自一人，坐在那冷清清的櫃房中用手指乒乓地敲打着當日進出的眼目。夜裏，我便睡在經理住所側面的一間小房中。公司的經理，是位上了七十的人。好吃口鴉片，還有一點咳嗽的老毛病。這彷彿使我覺得日間的疲勞更不易恢復過來。於是我便決意辭退這差使，重復回到那蔚峰重疊的山城去。

長久的闊別，似在我們的友誼上塗上一層暗淡的顏色。一張生疏的面孔，在寂靜的日子里，向我招手。於是我在回到山城來的第三天，便在槐花巷的門牌廿五號，找到了他遷移後的住址。

當我用手敲着一座舊宅的門環時，一位中年的僕人，走了出來。用着親切的口吻，來探問着我的姓名。我隨手取了一個名片給他，不多工夫，他重覆出來向我說：「主人在裏面等待着，請×先生進去。」於是我便跟着他走了進去。

夜裏，天際沒有星，祇有黑沉沉的霧窒息着行人的呼吸。當我轉過那影壁前的夾道時，我方發現他住的是一家會館。

院子裏，滿堆着垃圾。南北房間中，隨時聽到奇怪的打鬧聲。當我走進差人指向的屋中時，便看見他正一人坐在那裏，彷彿預備給一幅圖畫題些什麼。他的面孔，比前顯得更蒼老而憂鬱得多了。他用力劃着那銀亮的畫紙，好像要把那困頓的生活，排在這五色的線條上。那微細而精巧的草書，在他不妨說是用來安慰自己的一團灰色的期待。

「好久不見了，××！」

「是的，好久不見了呢！」

「你正題些什麼？」

「是的，我正想題些什麼呢！」

隨後他抬起頭來說：

「朋友，我畫的是一株梨花……它長着黃綠而細長的葉子，開着幽香而襲人的白花。它謙遜，沒有桃李那樣的艷麗；它強幹，所以它能在狂風暴雨的山坡上生長起來。他以溫柔制勝外界的剛強；用和善克服敵人的侵略。雖然，有時有猛鷲的老鷹，去損害它；也有野蠻的牧童，去攀折它；但始終它有着那不屈不撓的高貴精神……」

「朋友，你替這梨花悲哀麼？它頑固地接受着自己的理想；純潔地開着燦爛的白花；它雖從不被一般人所注意；但它却忍受着自己生命的悽切，年年月月，在風霜里，和命運的使者交戰……」

離這不久，生活的鞭子便又把我驅逐到南方一個不甚著名的城鎮去，但到達那里沒有好些日子，便聽說他害了一點很蹊蹺的病死了；究竟怎麼死去，却沒有一個人弄得清楚。

日子過去五年了。直至現在，每逢梨花盛開的季節，想起這段往事，我

便會沉到一種淒切悲哀的漩渦里去——你，堅苦矜持，長睡了的人啊！在這梨花盛開的季節，那裏是你埋骨的地方？

翁仲之歌

燦爛的星子，

願你灑遍黑暗的曠野，用萬丈光芒。

讓夜鷹歸來，

枕着翁仲的臂膀，

在甜密而柔靜的夜裏徜徉……

「設說那是一個真理的存在，那麼全副眼淚是不是苦悶與扎掙的象徵？」

「老丈，你說什麼？」

「孩子，我說關於翁仲流淚的故事。」

「流淚？」

「是的，一夜裏，我獨自散步在陵寢的道路上，沉思中恍惚看見四隻幽靈的影子，在我前面幌動着……」

「那麼你會害怕？」

「害怕是不會，在我，當時還是一個稀罕。」

「那麼——請你說與我聽吧！」

「我說，一天，我懷着一顆寂寞的心，彳亍在荒蕪的石徑上。樹影是陰森裏夾雜着模糊的黑暗。道旁的草發着一陣陣霉爛的氣息。那時我的心房彷彿被千萬斤巨石重壓着，使我快要窒息的樣子。莫非天氣要從晴和變到陰霾了麼，可是天邊還有閃爍的星子。若說是被路旁的野草薰排得醉迷了，但我還是這樣疲憊的冷靜。偷看天色，什麼足以打開這沉鬱的幕門呢？伴着夜鶯的歌唱來的却是四隻翁仲的影子。」

「是說那幾隻影子足以治療你那走入膏肓的怨恨與詛咒之疾？」

「自然的。他們能從麻痺裏把我和喚起來；從昏迷裏把我解救起來；從腐植的土地裏把我滋長起來；從垂死的魂靈裏把我復活起來。」

「他們來時像暴風雨？」

「不，是一個聊齋志異裏最常出現的境界。」

「那麼說，是姍姍來遲？」

老丈點一下頭。

「他們向你透露些什麼神秘？」

「是冷清地獨語裏夾雜着哀歌。」

「意念深而長麼？」

「……」

「都是哭訴些什麼？向我說一說罷。」

「孩子，」老丈說了，「那麼我願全盤告訴你。」

一天，太陽已落下去，蟬聲斷續，空氣裏充滿清脆的調子，那時我在陵路上徘徊，對岸微風起處，便送來這樣的歌唱：

秋風吹動在十月的原上，

啊，我凝視着遠處的山崗。

胸懷澎湃出千萬個冥想；

誰能會得這憂鬱的故事？

山場裏印着命運的徬徨！

歌聲消沉後，隔岸古道旁的深草中，伸出數張石人的臉，它們用許多隻血紅的眼睛望着我，並用幾乎可以透明的手掌遮住它們的胸膛，好像不然，我將對它們有着極大的危害。

「朋友啊，還停滯在這裏麼？」內中一個說，「這種無聊，艱難，愁苦，足以使我們撕破心弦的生活啊！」

「那末要怎樣打發走了這許多疲勞的日子呢？」另外一個問。

「啊，讓飛沙迷瞎我們的眼睛罷！」

「不，還是讓夜神伴着我們的噩夢永久睡去罷！」

「我再不願聽古城上的悲笳」，又是一個說，「那是人生最淒厲的一頁。

婆婦孤兒的號泣，秋之魂，一千萬個不幸者的淚啊！」

於是第四個影子，也不禁呻吟流淚插話了：

「諸位，我也再不願看拱門的風急，因為那像荒山哀悼葬禮的喪鐘。老嫗的懸念從那兒爬過去；遊子的孤魂從那兒爬過去；多少妙齡女郎的隱痛也從那裏爬過去。

「不應該永久的沉默麼？伴着天壽山下的紅葉，我們應該慨然歸去了。

「不然，我們便要用那殘廢的體軀，甦解我們那靈魂的飢餓。

「啊！讓南冥的鯤，掀起萬丈波濤，覆沒了整個大地，而讓世俗的火，燃燒盡我們的血肉罷！

「我們再不願聽秋蟲的輕微的嘆息。

「我們再不願悵望那彎曲的塹壕及人類的血腥。」

「清脆而矯健的鶯聲啊，你在嘲笑我們麼？嘲笑我們這些不能控制自己，墮性成分過多的心影麼？」

「綺麗而綿軟的鶯聲啊，你在報告，抑是嘲笑一羣無恥魂靈的矛盾生活。」

「夜鶯啊，故國重遊，不知加曾感想幾許？」

「是在怨恨我們頹廢麼？但我們是矗立在西風裏像秋茅似的，柔輭中支持着強硬。」

「是在怨恨我們不能『悲憤猶爭寶劍寒』麼？幾時冬青會帶來開花的消息。」

「道路又是這樣泥濘，使我們不易向前跋涉，但爲了一個更高的理想，我們將來是不能在僻靜的原野裏活下去的。」

「事實給我們一千萬個空虛，生命的暗礁，把這許多頁孤寂的心房撞得更比往昔憔悴了。」

「古人說海內存知己，但在掙扎的路上，希罕地碰見同舟共濟的人兒！——

們我不曾向宇宙這樣控訴麼？星兒，請你多些閃爍吧，伴春風敲開人類生存之門；月亮，請你永遠照耀吧！你蘊藏着我們民族一個深幻的夢影。

「夜鶯啊，你從陌上歸去麼？請把消息帶給秋深的南國！」

× × × × ×

以後不知有幾年了，我重新踏在這條河流邊。遠方微風起處，又飄來這樣的歌唱：

「秋風吹動在十月的原上，

啊，我凝視着遠處的山崗。

胸懷澎湃出千萬個冥想：

誰能會得這憂鬱的故事？

山坳裏印着命運的徬徨！」

待老丈說完後，孩子的口又打開了。

「那麼從此以後便和他們離別了麼？」

「不，哀傷的曲子把我們吹散了。」

「他們走向那裏去了呢？」

「走入夜鶯的歌唱裏去了。」

「你沒有戰慄麼？」

「戰慄？還到不至如此。」

一鈎新月蠕蠕爬上山頭。田陌上騰起幾滴螢火。夜涼如巨手一樣掩蓋了草蟲的悲鳴。當老丈轉過那座石牌坊時，孩子的影兒漸漸模糊了。

擊柝老人

夢中的歲月，像古墓一樣荒涼。在五彩砌成的碑石上，生命的花紋，已再染不上嬌嫩的顏色。往時的憂鬱，會引起一種單調的情緒。也曾像千萬個兒童，在竹籬前，採着行將褪色的花朵。情緒的浮雲，追逐着華麗的往事，在燦爛的花枝上，結成嫩芽；當這渺茫的境界，泛進記憶的海時，千萬種錯綜複雜的生活，會供給許多眼淚，構成這荒墳的裝飾。

當這夢境醒時，記起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一年，八月裏，我騎了半日的驢子，從一個山城，回到故鄉去。習慣了熱鬧的城市生活，再來到冷僻的鄉村，看了那些用稷楷稻草搭成的房子，彷彿隨處可以引起一種愁悶，如同住在最陰鬱的修道院，最荒涼的松林。這時一種久思寄跡空門的思想，又在我的心靈上滋長起來。平日唯一的消遣，不是拿了網到河邊去捉魚，便是帶着狗到山上去打獵，此外，如果碰到天氣

不好，便在寂靜的書房裏，閉吟古人的詩句，戶外鳥聲與虫鳴射成交響的音樂。有時又常會跑到街頭，去和一羣脫盡牙齒的人，閑談些往事。不想在那許多隻陌生的面孔裏，終于使我熟識了這位年老的擊柝者。

他的影子永遠刻印在我的腦海裏：瓜子臉兒，領上帶幾根稀薄的髭鬚，深刻的額紋裏，透着抑鬱的色彩。但每當他和人談起話來的時候，一種人類的愛火，不禁在他心中燃燒起來。和藹的態度，絲毫沒有一些粗俗猥褻的腔調。

什麼是他的招呼呢？每逢梆子響過誰家的門口時，人們便知道是他來了。他的底細，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是那裏的人，家裏都有誰，從沒有人向他提起過。像這樣一個流浪異鄉的老者，人們除了喊他李樂古以外再沒有顧到其他一切了。

平時每逢他那沉重的脚步，踏過街頭時，驚動起來的祇是一陣狂熱的狗

咬。但這狼嗥的叫聲，過會兒也就隨着梆聲掠過籬笆，消逝到遠處的山坡下去了。

驚駭他沒有人生哲學麼？勤勉與精誠，安排成他那日常的生活。爲了私心的喜悅，他常站在街頭，把上帝的寓言，對大家講了出來，快樂的描叙，會把村人的心鼓舞得像隻火雞。過去四十年困乏的日子，從沒有磨去他一點對人羣服務的熱誠，他的梆子無論何時總在不斷地敲着：秋雨的黃昏，雪霏霏的深夜，垂老的靈魂永遠隨着更聲殘喘着，去向荒僻的山徑。當他的梆子在酣夢裏，陣陣敲醒村民，落在人的心裏，又像是有着担不起的沉重。

一天，晚飯過後，我又在村頭一棵槐樹下碰見他了。

『李老，』通常我是這樣稱呼他的，『你吃飯了？』

『啊，孩子，你也吃過了？』他快樂的反問着。我們談過許多風光話後，便又照例接着談些旁的：

『李老，』我說，『你的職業太沒有保障罷！』

『不，誰說？』

這是一個多麼意外的答覆？同時他還告訴我許多處世的經驗。他用快樂的口吻，敘述着防範屑小的妙策。雖然那些都是舊日的記錄了，但每逢向人談起時，熱火却彷彿仍在他胸中燃燒着。有時說得高興了，會帶着感激的淚，要我告訴他些外面的事情，他不消這樣說：

『不要儘聽我講，也要找我見見世面啊！』

於是，我便對他講起遠地的風光來：海的波濤，年年月月狂奏着勝利的凱歌；燈塔，漁夫，以及欣賞着大自然的海鷗；聳高萬里，一去如長蛇的古城，夕陽下，兒童叫賣着花石；衰草，寒烟，以及傳說裏孟姜女殉節的地方；在千紅萬紫的名園中，泉水瀉着幽清；團城下，晚秋的紅葉，赤成一滴鮮血；清歌已歇的皇家，瓊樓玉宇，直入雲霄；金翡翠，玉如意，許多珍奇

寶藏，使你看了眼花撩亂。……還沒有說完，他已聽得發痴了。於是裂首瞋唇向我問是否都是親眼見過，我不禁這樣回答了：

『當然，都是親眼見過的！』

這話却使那龍鍾的老人吃驚不小：

『全見過？』

.....

半年後，我便離開家鄉轉到一個沙漠地帶去讀書。新鮮的環境，帶來許多陳舊的悲哀了。秋桐的絮語，原上的駝鈴，每會把我沉沒到一個舊日可愛的回憶裏去：曾從西街踏過東街，由淺巷穿入深巷的人哪：是否還在黃葉村頭，響起你那沉重嘹亮的梆聲呢？

後記

在這一本集子裏所搜集的，差不多都是近幾年來的作品。爲了使這些東西劃一個階段，我便決心將它印了出來。其中秋谷笛韻蠟子嶺下數篇是在青州寫的，水的故事及陵及其他數篇是在金陵寫的。其他如擊柝老人畫家等篇又寫在故都，用以重話膠東舊煙雨！

這本集子的出版，全賴諸位師友的幫忙。徵師爲我校對，安兄爲我設計，郭紹虞凌叔華二先生的序文更給我許多分外的鼓勵。

個人覺得這幾篇東西，純爲印來作一個紀念，或說用以寄託一部分思想——假設我還有思想的話！

不知從何時起，便有一種像梅雨天氣一樣陰霾的情緒在我的心田上滋生起來。是悲觀，抑是虛空的憤恨，連我自己都說不清。人言椰子盛產瓊州，夏日飲其汁，可以解暑，古人也有「美酒生林不待儀」的詩句；想到這兒，我彷彿坐在椰子樹下，雖無檳榔代茶，亦可椰子代酒；心頭上的煩熱好像立刻消除淨盡了。

但這是一種理想，一種遙望。遙望亦僅是遙望而已！

三十年三月於海甸燕大。



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椰子集

秦佩珩著

定價 大洋壹圓

印刷者 燕京印刷所

發行者 南強書屋

上海華格臬路二百六十號

特約經售 昆明復興村五十九號

北平隆福寺街文奎堂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1
1111

